



易俭如

林海传奇

解放军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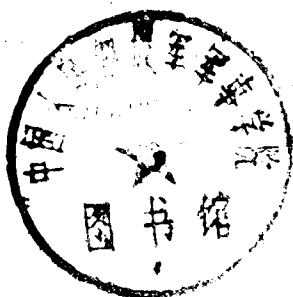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2 034 9615 4

林海传奇

易 俭 如



解放军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6071562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四六年冬，我军在东北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。

作者在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，描绘了东北剿匪，反映了民主联军干部战士对党、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机智勇敢同李华堂、谢文东、张雨新、孙荣久等股匪顽强斗争的英雄事迹。书中所展现一个个传奇故事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“少剑波”、“杨子荣”，读后将使人受到鼓舞与激励。

林 海 传 奇

易 俭 如 著

*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京辉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75印张 135千字

1985 年 8 月第一版 198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100,000册

统一书号:10185·50 定价:1.20元

目 录

一	刑场风波·····	(1)
二	群魔乱舞·····	(12)
三	跟踪追击·····	(23)
四	涉江历险·····	(35)
五	偶遇向导·····	(49)
六	顺藤摸瓜·····	(63)
七	铜佛传旨·····	(73)
八	乌鸦报信·····	(82)
九	匪巢惊梦·····	(88)
十	占卜失灵·····	(98)
十一	庙堂擒妖·····	(109)
十二	悬首示众·····	(122)
十三	拉网捉鱼·····	(129)
十四	虎口拔牙·····	(138)
十五	威震长虹·····	(147)
十六	插翅难飞·····	(156)
十七	摧枯拉朽·····	(170)
十八	掘洞掏鼠·····	(182)
十九	风卷残云·····	(193)
二十	三江欢腾·····	(203)

一 刑场风波

一九四六年八月初，在北满。

雨，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。一列货运列车，在雨幕中，从哈尔滨驶向佳木斯。列车有气无力地摇晃着身子，“哐咚、哐咚”地爬行。火车越慢，越是急坏了敞篷车上的几位乘客。

从哈尔滨到佳木斯，这条透透迤迤的交通大动脉，联结着西满、东满和北满的后方根据地。抗战胜利一年间，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，土匪的破坏捣乱，“大动脉”时有梗阻。

此刻，老掉牙的机车，“呼哧、呼哧”地喘着粗气，慢慢悠悠地钻山过岭。渐渐地，“老牛”拉不动的破车，停了下来。原来，烟煤烧光了。好在车上还备有一些木棒子，又烧了一阵，救了急。火车驶进一个小站，该添煤了，站上偏偏没有。“下车弄豆饼去！”司机一声吼，护车的十多个警卫人员就风风火火地去了。

他们来到一所深宅大院，向一个大地主借豆饼。谁知，那个大地主蛮横得很，一个劲把他们往外轰。警卫员气极了，掏出驳壳枪一指，老地主吓得战战兢兢，倒退了几步，忙说：“借、借、借，要多少，你们去取……”

敞篷车上一个虎敦敦、浓眉大眼的中等个儿听了“借豆饼”的经过，称赞道：“干得不错！不来这一招，没有

豆饼烧，就寸步难行啦！”

火车往前开了一段，又蹒跚地停住了。“这又是怎么啦？”那个中等个儿的乘客又焦急起来。

“砰！砰！”前方响起了枪声。

“注意，有土匪袭击！”一个警卫员从前面跑了过来，传话请乘客当心。正说着，几发子弹“啾啾”地从车顶上呼啸而过。

这一带铁路沿线，有一股称作“黑龙”的土匪，还有叫“孟匪”的。他们神出鬼没，忽儿炸路轨，时而断桥梁。有的还揣着“田瓜”（炸弹）杂在旅客之中，制造事端，拦劫火车，抢粮夺物。我们的护路部队对这些东游西荡的土匪进行过几次扫荡，有些被收拾掉了，有的击溃后又纠集起来捣乱。

“要我们几个参战吗？”中等个儿问道。

“不用，车上专门有一个警卫排，路局还有铁路装甲车，那帮蠢贼可能是来偷鸡摸狗、小打小闹……”

“嗒、嗒、嗒！”“突、突、突！”警卫排的轻重机枪一齐怒吼，匪徒吓得一哄而散，慌忙钻进了山林。

“呜——”火车拉响汽笛，向着前方，向着佳木斯进发。

那个中等个儿的乘客松了口气。不难看出，这人是急性子，恨不得插翅而飞。然而，列车不是战马，不听人的使唤。就这样，列车一会儿没煤了，一会儿缺水了，一会又遇上了土匪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五百公里的路程，就整整耗费了三天三夜。

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出门难啊行路难！列车到了莲江口，因横跨松花江的大桥被日军炸毁，进不了佳木斯。这

几个乘客都没来过此地，一下火车就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俗话说，路在嘴上。他们问好了路，便挑着行李，随着稀稀拉拉的人流，登上渡船，过松花江。

到了对岸，他们雇了一辆俄式四轮马车。车夫一甩响鞭，车子就吱吱嘎嘎地在坎坷不平的马路上颠簸着向前奔驰。一栋栋房舍，一株株绿树刷刷地甩向车后，不一会就到了合江军区司令部。

“你好，老贺！我代表省委和军区欢迎你！”一位面容和善、举止端庄的负责同志迎上来，热烈地握着这位中等个儿的手说。

这位负责人就是合江省的省委书记、省军区政委张平之。其实，他就是张闻天同志。他为了工作方便，特地取了个化名。张闻天曾在党中央负总责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。“七大”一结束，他就主动要求到了合江。

老贺是谁？是贺晋年。他被任命为省军区的司令员，他这是走马上任来了。

“路上顺利吗？”张闻天问。

“遇到土匪了……”

“哦，土匪用枪声来迎接你哟……”张闻天幽默地说。

“好啊，我不是同您一样，要求到这枪声激烈的地方来的吗！”说完，两人会心地笑了。

贺晋年是陕北红军中一员能征善战的骁将。从一九三〇年起，他就跟随谢子长闹革命，转战陕北，为开拓陕北革命根据地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，他率领部队剿灭了袭击周恩来副主席的顽匪，把蒋介石派

遣的十几股匪徒一网打尽。贺晋年出席党的“七大”，会上，他听说合江的土匪多如牛毛，异常猖獗，就向彭德怀副总司令请战，主动提出到合江一带消灭土匪。如今，他果然来了。

佳木斯的夏日，和风送爽。贺晋年登临军区司令部的楼房，向远方眺望。田野里的高粱、谷子，泛起红色和金色的波浪；奇花野草，散发着诱人的芬芳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可是，这避暑胜地却不安宁，抢劫、暗杀时有发生。一到夜间，就四处枪响，有时还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，真叫人心神不宁。

一个省城没有安全感怎么行？省军区让警备区组织了几次全市性大搜查，抄出了不少枪支弹药，还查出一批冒充民主联军的匪徒。社会秩序有了些好转。

八月十五日，佳木斯市各界群众举行盛大集会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。这是个拨云见日的纪念日。饱受日军铁蹄蹂躏的穷苦百姓，谁不想来参加这个大会呢？而且，会上还要公审日本战犯和几个卖国贼，大快人心啊！

这天，太阳刚从林海深处露出脸来，部队指战员、机关干部、工人、学生就敲锣打鼓，举着五颜六色的旗帜，向会场拥来。市民也扶老携幼地来了。郊区农民，住在深山沟里的猎人，起个大早，也赶来了。昔日空旷的广场，成了红旗的海洋，歌的海洋，人的海洋。

几万双目光，投到主席台上。

贺晋年在张闻天身旁就座。他头一次在群众大会上露面，不少人交头接耳地打问：“他是谁？他是谁？”当大会主席介绍：这就是新上任的省军区司令员贺晋年时，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。这掌声，鼓得贺晋年浑身热血奔

涌。掌声，饱含着信任，意味着期望。

大会进入宣判议程。曾经横行合江的日本战犯竹内德亥、岗田信和伪三江省（日伪时期这里称作三江省）省长路之淦、伪第七军管区司令官吕衡等七名罪犯，被押进会场，跪在主席台下，刑警的枪口对准了这些罪犯。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家伙都战战兢兢，面如土色，沮丧地耷拉着脑袋。

到会群众都想看看这些凶煞恶神的末日，一个个伸长脖子，踮起脚尖，望着这些罪犯的丑态。有些老头儿、老大娘瞧不见，急得站在凳子上。小孩子就骑在大人的脖子上。“看哪，不一会就要送他们上西天啦！”

会场主席台上，上去一个小伙子。他愤怒地控诉竹内德亥等罪犯的滔天大罪。他的血泪控诉，把人们带进日军铁蹄践踏三江的年代。

那一次，竹内德亥指挥日本兵追剿几个抗联战士，追着追着，“抗联”不见了。日军就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来个全市大搜查，角角落落都用刺刀捅，每堆柴火都要过过刀，胡乱地抓了二十多个“可疑分子”。先把他们剥光衣服，吊在梁上抽打，然后又放下来坐“老虎凳”，百般折磨，还是烤打不出名堂。最后，一个个都被日本兵装进麻袋，扔进了松花江……

小伙子的父亲就是被扔进松花江的受害者。小伙子哭喊着：“还我爹啊，还我爹！”边喊边扑向日本战犯……

群情激愤，数不清的拳头在愤怒地挥动。

此时，一位老大妈踉踉跄跄地来到台上。她指着竹内德亥一帮罪犯：“你们这些畜牲，害得我女儿好苦哇……”老大妈抖开手中那件血衣，气愤不过，苦水没倒完，就昏过

去了。

就是在那次大搜查中，日本兵看到许多“花姑娘”，兽性发作，把一群妇女抓进兵营玩弄、轮奸。这位大妈的闺女就是受害最惨的一个。日本兵把她闺女轮奸后，用刀割去了两个乳房，阴部也被刺刀戳烂……

日本侵略军在合江，在佳木斯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累累罪行，罄竹难书。到会群众哪一个不是受害者！他们每人都有满肚子的苦水要倒，谁都可以上台控诉。人们怒不可遏，会场仿佛成了一锅沸腾的水，翻滚着、飞溅着……

在这喜庆之日，贺晋年看到群众扬眉吐气的情景，深深地被感染了。是啊，合江人民可被这帮家伙害苦了，好不容易盼到出头之日，蒋介石又把老百姓往火坑里推。抗日的烽火刚过，蒋介石就指使一批批接受大员纷至沓来，招兵买马，给土匪撑腰打气。刹时间，各路匪徒磨刀霍霍，一个个从阴沟里钻出来，反攻倒算，占地为王。合江省的城镇，三分之中，被他们抢占两分，搅得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……

贺晋年就是在这样的纷乱之时走马上任的。他机警的目光不住地扫视着会场。这，也许是他一个行伍军人本能的警惕吧。

为防止意外，会前好几天，他就和警备区的领导同志研究了维护治安、加强警戒的措施。这天，会场周围的楼房上都设了岗哨，架好了机枪。

与会群众怒吼着，象倒海翻江的怒潮。“打倒日本战犯！”“打倒汉奸、卖国贼”的口号声此起彼伏，震天动地。

审判罪犯就要开始了，法官示意要人们静一静。顷刻，沸腾的会场平静下来，人们都在屏息静听。

突然，“喀嗒……”一串子弹向大会主席台呼啸而来，一名警卫员“啊”地一声倒了下去。

“匪徒要劫法场罗！”有人大喊一声。

这一喊，把刑警弄紧张了。他们“喀嚓、喀嚓”地拉枪栓，推弹上膛，飞快地扣动扳机，子弹飞出了枪膛，七名罪犯的脑袋被炸开了花。

这时，暗藏的匪徒乘机向人群射击，在楼房上担任警戒的战士鸣枪警告，刹那间，会场乱作一团。枪声、喊声、吵闹声不绝于耳。人挤人，人踩人，混乱不堪，不少妇孺、老人被踏伤……

骚乱后的会场，犹如树林遭受秋风横扫一般凄凉。警卫人员信手拾起一张飞舞过来的纸片，一看是反动传单，上面写着两行字：“抗联是兔子尾巴长不了！”“张匪、贺匪当心吃‘花生米’！”

反动传单传到张闻天同志手里，张闻天又传给了贺晋年，两人脸上掠过一丝轻蔑的笑意。

“老贺，你看，你新来乍到，就向你示威了。”张闻天说。

贺晋年的浓眉拧成一团疙瘩：“猖狂，真是猖狂！”说着，在桌上猛击了一下。

他被匪徒激怒了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合江的土匪竟是这般猖獗。他走到地图前，凝视着“合江”。这个位于黑龙江、松花江、乌苏里江交汇处的三角地带，这个建设中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后方。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一些机关就设在佳木斯市。可是，在这样的“后院”也

常常“起火”，怎么得了啊！

贺晋年深深知道，党中央早就预料到国共双方不可避免地要在东北展开一场决战。为迎接这场决战，早在一九四五年底，党中央就给东北局指示：要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，要在一年内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。为了这，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和一部分武装力量进入东北。党的“七大”选出的中央委员，有相当一部分被派到东北来开辟解放区。党中央把一大批筹码都摆到了这里。

贺晋年思绪的潮水，又奔腾到半个多月以前陈云同志和他谈话的时刻：

当他千里迢迢，穿山越水，从陕北来到哈尔滨时，担任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同志会见了。那时，北满辖合江、牡丹江、松江、嫩江、北安五省。陈云向他介绍了整个东北和北满的形势后，语重心长地说：东北是敌我必争之地，我们现在在东北还没有“家”呀，如果我们不发动群众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，那将死无葬身之地！……

一到合江，张闻天同志又给他介绍了匪情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建立根据地的首要任务，就是消灭匪患……

想到这里，贺晋年感到自己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。作为省军区的司令员，当前责无旁贷的任务，不就是要率领部队，发动群众，去剿灭土匪吗！

但是，领导剿匪的人，而今反倒先被匪徒将了一军。

贺晋年在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，在中央党校学习马列，亲自聆听过毛主席关于整风的报告。对主观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危害，可以说是铭心刻骨。因此，他一到合江，就特别注重调查研究，弄明敌情、我情。知己知

彼，方能百战不殆啊！

合江地形复杂，高山、密林、江河、沼泽、平地、丘陵，全占上了。西南和南面是张广才岭和老爷岭，那里群山绵延起伏，原始森林遮天蔽日。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、草甸子，蒿草齐人深。东部的沼泽区，夏天，人畜都不能进出；只有到冬天，冰封雪裹时才能通行。人称那里是“天高皇帝远，有枪便是王”。由此，合江历来都有土匪为患，强盗横行。当地百姓把这些令人厌恶的土匪叫做“胡子”。伪满时期，这些地区的土匪大部分投靠了日本人，当了伪满的军官、警察、特务、伪满州国的国兵以及反动会道门（如红枪会、黄枪会、家里教等）的头子。他们与日军勾结，狼狈为奸，敲诈勒索，鱼肉百姓，杀害抗日志士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投降后，这些家伙为了逃避人民的惩罚，趁机打出“自卫”、“保家”的旗号，纷纷拉起队伍，自立为王。这帮乌七八糟的土匪，以谢文东、李华堂、张黑子、孙荣久的势力最大。人们称之为合江土匪中的“四大旗杆”。整个合江地区土匪多如牛毛，据说有二三万人。

抗战胜利不久，蒋介石为了抢占东北，迫不及待地“下山摘桃”，而向合江地区大肆派遣特务，收编和加委当地的土匪武装。各路土匪纷纷接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委任，占领城镇，各霸一方。合江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城镇，水路和陆路交通大部被他们控制。有的还按照蒋介石委任的番号做了队旗、袖标，准备迎接蒋介石派出的接收大员。一时间，合江地区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。

八·一五抗战胜利后，我们党预见到在东北将进行一场国共两军的决战，也采取了紧急措施，从关内各解放区

抽调大批干部和一部分武装力量进入东北，充实和加强东北地区我党的力量，开辟东北解放区。一九四五年底，中央又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。党组织首先派孙靖宇（原籍合江勃利人）、戴洪滨（原抗联六军军长，失败后隐蔽在哈尔滨）带领七八百人的部队开赴合江。但是，孙靖宇为了扩大力量，错误地大量收编土匪，加委官职，使他们取得了合法地位。而当这些人羽毛丰满时，纷纷叛变的约有五六千人。一九四六年初，东北局纠正了孙靖宇的错误，并派了一部分老干部去开展工作，加强合江根据地的建设。

一九四六年上半年，合江军区集中力量进行剿匪。他们在三五九旅的积极配合下，经过多次战斗，歼灭土匪六七千人，控制了佳木斯至哈尔滨、佳木斯至牡丹江的铁路线，收复了大部分县城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，使局面有了好转。但由于部队内部建设、剿匪方针和战术等方面存在问题，仅是迫使敌人放弃了城镇，大股土匪未能全歼，主要匪首一个也没抓获，他们被击溃后复而又起。土匪的活动仍然十分疯狂，严重地影响我根据地的安定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。

这时候，蒋介石依仗帝国主义的撑腰，在和平烟幕下，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。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，国民党部队占领了沈阳、长春、吉林等重镇，先头部队直抵松花江南岸，虎视我哈尔滨、牡丹江等城市。与国民党军队正面进攻相呼应，在我解放区内部的“地下军”——匪徒的活动更加猖獗，以致在我东北民主联军中兴风作浪。

那时，合江军区名义上有三个支队，还有骑兵团、炮

兵团、警卫团，加上各县的独立团，共有十八个团的番号。但是，兵员严重不足。每个支队实际只有两个不足额的团。那骑兵团、炮兵团、警卫团都只有一个营的兵力。兵员总共才九千多人，不够编三个足额团。而且，由于部队扩编，一些不良分子、土匪、伪警察等混入部队，造成组织严重不纯。

为了担负起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交给的重任，把合江的部队整顿好，九月下旬，军区召开了营以上军政干部会议。张闻天同志首先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，他分析了全国和东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，作了敌我力量的对比。他号召大家打破和平幻想，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。他说：蒋介石和美国老板要搞垮我们，把我们赶出东北，我们非要站稳脚跟，和敌人斗到底。在这次会议上，方强政委报告了整军工作。贺晋年根据一个月来调查了解的情况，对剿匪中如何贯彻“坚决消灭”的方针和“穷追猛打”的战术作了专题发言。与会同志统一了对剿匪方针的认识，焕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决心大战一个春冬，把土匪彻底消灭干净。

会议结束之后，军区机关和部队抓紧进行整顿。本着精简机关、充实第一线的原则，取消了支队，将大团缩为小团，取消了营的编制，营长、教导员下去当连长、指导员。这样，部队更加机动、灵活，适应战斗的需要。各部队普遍开展了诉苦运动，提高了阶级觉悟，鼓舞了士气。一些混入部队中的不良分子被清洗了出去。官兵关系、军民关系都有明显的改善。

这支经过短暂整顿的部队，与践踏合江、为害我东北革命根据地后方基地的土匪展开了决战……

二 群魔乱舞

作战室里，贺晋年手里捏着一支红蓝铅笔，站在军用地图前作着各种标记，敌人的、我方的，他凝视着地图，陷入了沉思。

“铃，铃……”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“喂，老贺吗？我是张平之。一股股土匪都出洞了……”

匪徒闹刑场，好似强烈的地震源，引起了一串“地震波”。匪徒们那一双双沾满鲜血的魔爪，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反扑过来。他们遭到我军的几次打击以后，也学乖了，改变了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，由大规模的集中行动、争城夺地变为小股活动，分散对我袭击。见有机可乘，就突然集中，袭击我军和政府机关。

我三五九旅有个老五团。这个团奉命向依兰、佳木斯集结点进军时，在途中竟受到大股匪徒的袭击。

这支部队原来驻扎在通河县。他们兵分三路向东北方向进发。二营在左，沿松花江北岸的公路挺进；三营在右，走江南面的公路；一营居中，乘船顺江而下。谁知，左路军出发后的第二天，就与李华堂的一股匪徒遭遇了。前卫连打了一阵，匪徒就钻进青纱帐里不见了。可是，当部队停下来在村子里小憩时，土匪一窝蜂似的向村子包围过来。土匪嗷嗷乱叫，张开了血盆大口，那架势，大有

把我剿匪部队一口吞掉之势。

然而，我们的部队也不是好惹的。领队的团参谋长把驳壳枪一举，大声喊道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平时要到处找土匪打，现在，土匪送上门来啦，决不能放过它，给我狠狠地打！”指战员士气高昂，轻重机枪、步枪一齐怒吼，条条火龙飞向敌阵。经过一阵猛扫，冲在前面的土匪有的被打死，有的趴在地下不敢动弹了。而当我们的火器稍一停下来，土匪的轻、重机枪又“嘎嘎”地响起来。敌人的迫击炮弹不时地在我部队周围爆炸，我们有些车辆被打坏，人员和战马出现了伤亡。敌人逞凶，我们的战士更不示弱，机枪不停地向敌人扫射，成排的子弹打出去，村边地头的高粱、苞米等高杆植物，唰唰地拦腰折断，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。枪管打红了，战士们就往上面浇点水，冷却一下继续射击。敌人的一次次进攻被压了下去，但敌人还是纠缠不放。后来，好在我们的机动部队上来了，两面夹击，才救了驾。

在左路军与匪徒交战的同一天，另外两路也遭到土匪拦截。从俘虏中得知，这是李华堂匪部干的。李华堂这个土匪头子狗胆包天，没把我军放在眼里，一下子纠集了八百多人，多路向我军进犯。他们在广大乡村，就更有恃无恐。在那里，勾结地主、恶霸，大打出手，残酷地杀害农会干部，捣毁我新生的乡村人民政权，制造一桩桩恐怖事件。

在勃利县，谢文东、孙荣久纠集匪徒六、七百人，在乡下施展淫威。他们明目张胆地屠杀土改工作人员，加害农会积极分子，抢掠群众财物，弄得民怨沸腾。匪徒们把农会干部抓来，掀倒在地，把大磨盘压到肚子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这穷鬼，嚷嚷着翻身，有本事就翻吧！”这个